

赤道

(號二第)

馬克斯進文廟

坎人

好的，好的，我就先作一番談話，談談我的主義吧。不過我在談我的主義之先，不得不先說明我的思想的出發點，我的思想對於這個世界和人生是徹底肯定的，就是說我不和一般宗教家一樣把宇宙人生看成虛無、看成罪惡的，我們既生存在這個世界裏面，我們應當探求的，便是我們的生存要怎樣才能夠得到最高的幸福，我們的世界要怎樣才適合於我們的生存，我是站在這個世間說這個世間的話。這一點我和許多的宗教家，或者玄學家不同，這一點我要請問你：究竟你的思想和我是什麼樣？假使這個出發點我們早就不同，那嗎我們根本上走的兩條路，我們的談話也就沒有再往下繼續的必要了。

馬克斯剛好把話說完，子路不等孔子開口便先搶着說道：「是呀，我夫子也是注重利

好的，好的，我就先作一番談話，談談我的主義吧。不過我在談我的主義之先，不得不先說明我的思想的出發點，我的思想對於這個世界和人生是徹底肯定的，就是說我不和一般宗教家一樣把宇宙人生看成虛無、看成罪惡的，我們既生存在這個世界裏面，我們應當探求的，便是我們的生存要怎樣才能夠得到最高的幸福，我們的世界要怎樣才適合於我們的生存，我是站在這個世間說這個世間的話。這一點我和許多的宗教家，或者玄學家不同，這一點我要請問你：究竟你的思想和我是什麼樣？假使這個出發點我們早就不同，那嗎我們根本上走的兩條路，我們的談話也就沒有再往下繼續的必要了。

用厚生之道的人，我夫子最注重民生，所以說「天地之大德曰生」的呀。

——是的，孔子又才接着說下去：我們的出發點可以說是完全相同的。不過你要想目前的世界適合於我們的生存，那嗎要怎樣的世界才能適合，要怎樣的世界才能使我們的生存得到最高的幸福呢？你定然有這樣一個理想的世界的。你的理想的世界是怎樣的呢？

——你問我的理想的世界嗎？好啊，好啊，你真問得好！有許多人都把我當成個物質主義者，他們多以為我是禽獸，我是只曉得吃飯，我是沒有理想的。其實我正如你所問的一樣，我是有一個至高至遠的理想的世界，我怕是一個頂理想的理想家呢。我的理想的世界，是我們生存在這裏面，萬人要能和一人一樣自由

不是在地球上建築了一座天國嗎？——啊哈，是的呀！這回連莊重的孔子也不禁拍起手來叫絕了。

——你這個理想社會和我的大同世界竟是不謀而合。你且讓我也背一段我的舊文章給你聽吧。大同之行也，天下爲公，選賢與能，講信修睦，故人不獨親其親，不獨子其子，使老有所終，壯有所用，幼有所長，矜寡孤獨廢疾者有所養，男有分，女有歸，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，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，是故謀閉而不外，盜竊亂賊而不作，故外戶而不閉，是謂大同，這不是和你的理想完全一致的嗎？

孔子拉長聲音背誦了他這段得意的文章來，他背到「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，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」的兩句，尤爲

——不對，不對！你和我的見解終竟是兩樣，我是患寡且患不均，患貧且患不安的呀！

孔子的話還未十分落腳，馬克斯早反對起來了。

——不對，不對！你和我的見解終竟是兩樣，我是患寡且患不均，患貧且患不安的，你要是不

【3】

平等地發展他們的才能，人人都各能盡力做事而不望報酬，人人都各能得生存的保障而無飢寒的憂慮，這就我所謂「各盡所能，各取所需」的××社會。這樣的社會能如是實現了的時候，那豈不是在地球上建築了一座天國嗎？

——不過呢，馬克斯在這一個折轉的聯接詞上用力地說：我的理想和有些空想家不同，我的理

想不是虛構出來的，也並不是一步可以跳到的，我先從歷史上證明社會的產業有逐漸增殖之可能，其次是逐漸增殖的財產逐漸集中於少數人之手中，於是使社會出來貧乏病來，社會上的爭鬥便永無寧日……

——他好像沒有把孔子這段話看得怎樣重要的一樣，孔子在他眼中，

這時候，頂多怕只是一個「空想的社會主義者」罷？所以他又好

像站在講壇上演說的一樣，自己又說起他的道理來。

昭和十年五月三十日

赤道



到酒樓去

段純晃

一輪懶洋洋的地夕陽，斜掛在水平線上，射出微弱的淡黃色的餘暉。黑乎乎地夜幕也徐徐地籠罩着大地，室裡的電燈已經放出輝煌奪目的光芒，照得滿室裡的東西都活躍過來。

這時候K君才睜開他那副惺忪的眼睛，用一隻手理一理蓬鬆的頭髮，翻起來坐在床沿，叉着手，低着頭，茫然地呆住。他的心兒好像被一種說不出的苦衷盤據着似的，只是呆呆地坐着，我記得認識K君，是在三年前剛從上海暑假回家的幾天，由一

中雖是反對、對於產業的增殖却不惟不敢反對，而且還極力提倡。所以我們一方面用莫大的力量去剝奪私人的××，而同時也要以莫大的力量來增殖社會的產業。要產業增進了，大家有共享的可能，然後大家才能安心一意地平等無私地發展自己的本能和個性。這力量的原動力不消說是贊成

廢除××的人們，也可以說是無產的人們，而這力量的形式起初是以國家為單位，進而至於國際。這樣進行起去，大眾於物質上精神上，均能充分的滿足各自的要求，人類的生存然後才能得到最高的幸福。所以我的理想是有一定的步驟、有堅確的實證的呢。（次發完結）

位久別重逢的舊同學給我介紹的，那時的他，也剛才被學校開除不久，便跑放鄉，在一箇耕織勞動組合理工作的，我還記得他在那時，是個很活潑很有為的青年。他幹起工作，很熱心很有責任，不敢有点懈慢，所以同事中沒有一箇不器重他佩服他，而且他對人也很不錯，他那強有力的一舉一動，和那天賦的口才，更使人家不由得敬慕起來。

啊！我真做夢不到，這幾個月前宛然兩箇人似的，他那副令人佩服的雄壯的面孔，現在呢？請

他，信慕他的同志們，為要拯救他，曾經用過許多的話溫存地勸告他，而他還不猛醒，反以這些同志視為敵人，故意嬾嬾地難他，慨付之落花流水，所以這些同志睹此，以為無救藥可治，也馬上和他宣佈絕交，漸漸地離開他，現在成為孤獨的人，他毫不覺得寂莫，以為這樣才是放下包袱，過得異常的舒服，以後才能儘量放量、盡量享樂，盡量地和親朋酒友為伍。

他不單怨恨這些的同志，而且對家庭也有些厭氣，仍然視為他放肆路上的洪水猛獸，眼中钉。他因為這幾天一連數日沒有回到

家。他昨晚剛回到家，就和他的老婆撒過通宵徹旦的嘴，所以他今天睡到黃昏才醒起來。他伸了頭子望一望窗外，這時全宇宙已被黑夜之神占領着，路邊一根電桿上一盞路燈，吐出橙黃色的光輝，照射在蕭條的馬路上，現出秋夜的淒冷的景象好像打七下，下面的擺子不斷地得塔塔～～地搖動，不和什麼緣故，他覺得響這七下，好像那隨時鐘故意要把他閑心叫響的似的，而且也好像對他罵道：

「你這階級的背叛者，你還配得稱為一箇人嗎？」森東西

他忍不住時鐘的咀咒，緊閉眼睛，兩隻手塞住耳朵，連忙滾入被窩裡，待時鐘敲完了，才再伸出頭來，然而這時令人討厭的千愁萬緒又湧上心兒來，他的頭腦又開始活動起來。

他回憶昨晚上和老婆吵嘴起，一直到他起初墮落的經過，像影片般地歷歷映在眼前。

他記得有一天，差不多是再被